

我所認識的熊式一

■劉以鬯

香港作家聯會會長，《香港文學》(1985-2000)總編輯。著有長篇《酒徒》、《對倒》、《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》、微型小說集《打錯了》等十數種。二〇〇一年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。

3 出版社所有
不得翻印

一九四五年，陸晶清離渝赴英，抵達倫敦後寫信給我，說她的通訊處是：C/O Mr. S. I. Hsiung, Jifley Tun House, Oxford, England。信中的 S. I. Hsiung 就是熊式一。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熊式一的名字。

出版社所有
不得翻印

一九五五年，林語堂辭去南洋大學校長的職務，離開新加坡前往法國坎內。黎東方跟着也辭職返台。熊式一則於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離新赴港。

4

熊式一自新來港後，創辦香港清華書院，任第一任院長。在這一段時期，除了公開演講，還在《星島晚報》副刊發表中文作品為《天橋》、《萍水留情》、《女生外嚮》、《事過境遷》等。

5

一九三二年底，熊式一初到英國，最想結識的英國作家，是巴蕾 (James Matthew Barrie)。在熊式一的心目中，巴蕾是「近百年中



熊式一 (攝於三十年代)

2

認識熊式一，是在新加坡。一九五四年，南洋大學成立，林語堂任南大校長，熊式一任文學院院長，黎東方任史學教授。那時我在新加坡新聞界工作，因為喜歡吃上海菜，常常到惹蘭勿剎一家茶室的上海菜檔進食。黎東方也喜歡吃上海菜，也常常到這家茶室進食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茶室吃飯時，黎東方笑謎謎的走進來，介紹熊式一與我相識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最令人欽仰的劇作家」。

巴蕾出身於蘇格蘭一個織布工家庭，曾就讀於愛丁堡大學。畢業後，以賣文為生，受封為男爵。主要作品有：《親愛的魯托斯》(Dear Bruns)、《彼得·潘》(Peter Pan)、《可敬的克萊登》(The Admirable Crichton)、《婦人皆知》(What Every Woman Knows)、《難母難女》(Alice Sit-By-The-Fire) 等。

熊式一很喜歡巴蕾的戲劇，在一九二九年就將巴蕾的劇本《可敬的克萊登》譯成中文發表於《小說月報》第二十卷第三至六期，署名「熊適逸」。此外，他將巴蕾的劇本《半個鐘頭》譯成中文，刊於一九三〇年出版的《小說月報》第二十一卷第十期。

熊式一手稿

熊式一先生，字適逸，廣東人，現任南洋總商會中，吸煙者甚眾，那一輪，難免不免。熊式一先生，字適逸，廣東人，現任南洋總商會中，吸煙者甚眾，那一輪，難免不免。熊式一先生，字適逸，廣東人，現任南洋總商會中，吸煙者甚眾，那一輪，難免不免。

所有印社得

6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，為了加強《香港文學》(月刊)的內容，我寫信給熊式一，請他為《香港文學》一周年紀念特大號》撰文。

過了幾天，熊先生來香港文學雜誌社，將他譯的《難母難女》交給我。他說：「這是蘇格蘭劇作家巴蕾的三幕喜劇，原名 Alice Sit-By-The-Fire，是在二次大戰前譯好的。」

「二次大戰前。」我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有沒有發表過？」

「沒有，」他答，「二次大戰前，我已將巴蕾的戲劇全部譯成中文。除了很少一部份發表在《小說月報》，其餘

7

都沒有發表過。」
「《香港文學》不登已經發表過的文章。」我說。
熊式一隨即作了這樣的解釋，說他譯的《巴蕾戲劇全集》，有一百多萬字。當年，胡適之主持中華文化基金會，有意出版此書。他將全部稿本交給胡先生，胡先生工作繁忙，一直抽不出時間審閱，因此出版此書的計劃無法成為事實。好在他家裏還有原稿，總算保存下來。

聽了熊老的解釋，我決定將《難母難女》刊於《香港文學》一周年紀念特大號》。

由於這是三幕劇，字數頗多，需要分五期刊出。

8

熊式一送過英國 Methuen & Co. Ltd 出版的《Lady Precious Stream》給我。我很喜歡這本書。不過，熊式一將《王寶釧》譯成《Lady Precious Stream》給我。

不過，這四篇回憶錄發表後，曾受到讀者高度讚揚。林融在《獨語於二十四座風景之間》一文中，就說過這麼幾句：「作家憶作家，四篇長短不一，卻有共同點，可讀性高。熊式一寫作已不多，近期卻有三篇《八十回憶》陸續交該刊發表，可說是該刊讀者之幸。」

cious Stream》(王寶川)，不知用意何在？

9

熊式一為《香港文學》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《談談蕭伯納》。從這篇文章中，我們知道熊式一結識蕭伯納後，所得的印象是：

(一) 蕭伯納常在作品中諷刺現實，攻擊傳統觀念，但在英國，「攻擊蕭伯納的人也不少」。

(二) 一般讀者以為蕭伯納是個「自尊自大的狂人」；熊式一得到的印象卻是「和悅易近」。

(三) 蕭伯納與他筆下的人物很相似，喜歡講挖苦話，「妙語如珠」。

(四) 蕭伯納「不是一個專和大众走反門的怪人」。

(五) 蕭伯納舉止文雅，彬彬有禮。

10

將《談談蕭伯納》原稿交給我時，熊老附加兩張照片作插圖，其中之一是他與梅蘭芳在倫敦合攝的照片。我看到照片時頗感意外，問他怎會在倫敦見到梅蘭芳。他告訴我：梅蘭芳到蘇聯去演戲，演畢，經巴黎到倫敦，在他家裏住了兩個多月。

11

在熊老送給我的著作中，有一本《大學教授》。《大學教授》的封面和扉頁都印中文書名，但書脊與內文則是英文。這是一本英文書。由台北中央圖書出版社出版。

熊式一在此書的「貢獻頁」上寫了一封信給蕭伯納。信是用英文寫的，書中並無譯文。熊式一在《談談蕭伯納》中將這封信譯成中

文，說《大學教授》這齣戲可以算是蕭伯納的戲！這封貢獻信是熊式一在一九三九年寫的。

12

除了著作，熊老還送過一幅字給香港文學雜誌社，寫的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讀了《天橋》送給他兩首絕句中的一首：

海外林熊各擅場，盧前王后費評量，
北都舊俗非吾識，愛聽天橋話故鄉。

有一次，羅孚到香港文學雜誌社小坐，見到掛在牆壁上那幅字，寫了《熊式一和陳寅恪》發表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六日《明報》副刊，文中有這樣的解釋：

「詩中熊、林，指熊式一和林語堂；說兩人在海外都有名。林語堂的《瞬息京華》和熊式一的《天橋》，都是流傳美國和英國的名著……」



劉以鬯背後牆上掛的是熊式一的墨寶

林語堂和熊式一的著作在英美流傳，說明兩人在文學上走的道路十分相似。林語堂曾經寫過一對聯語給自己：「兩腳踏東西文化，一心評宇宙文章」。其實，這對聯語送給熊式一也是可以的。兩人見聞

S.I.Hsiung
Lady Precious Stream

An old Chinese play done into English according to its traditional style



英文《王寶川》演出版封面

廣闊，學識淵博，對中國和西方文化都很精通。

不同的是學貫中西的熊式一，不僅善文，還寫得一手好字。他的書法筆力勁健，自成一格。

13

熊式一用英文寫《王寶川》；也用中文寫

《樑上佳人》。

熊式一將英文的《巴蕾戲劇全集》譯成中文；也將中文的《西廂記》譯成英文。

在倫敦，熊式一用英文寫長篇小說《天橋》；在香港，熊式一用中文寫長篇小說《天橋》。

一九三四年，熊式一用英文寫的《王寶川》在英國出版、英文舞台劇《王寶川》在倫敦演出；一九五六年，熊式一用中文寫的《王寶川》在香港出版、粵語舞台劇《王寶川》在香港演出。

14

我知道熊式一喜歡古器物與字畫，但沒有見過他的藏品。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他寫信給我

「附上徐悲鴻作相一張，另張大千潑墨山水三張，如可作封面，原畫皆在港，可供製版：……」

我將徐悲鴻繪的「熊式一像」刊於《香港文學》第十三期，作為《難母難女》的插圖，但沒有將張大千的潑墨山水畫（《谿橋晚安》、《春山暮雪》）作封面。從照片看來，這兩幅原畫應該是熊老收藏的，因為照片上的畫已配外架。

使我感到十分驚異的，我曾在一個公眾場所看見熊老出售字畫古

物。我問熊老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他細聲告訴我：「為了貼補香港清華書院的開支。」

15

在海外以賣英文開口達三十年之久的熊式一，很喜歡穿唐裝。

一九三八年六月出版的《Lady Precious Stream》演出本，封底照片上的熊式一穿唐裝。

一九三六年，《王寶川》在美國公演，熊式一在後台與羅斯福總統夫人、男女主角合照時穿的是黑色長袍。

一九三九年，《西廂記》在倫敦上演，熊式一與男女主角合照時穿黑色長袍。

一九五四年，我在新加坡初識熊式一，他身穿白色長衫。

一九八四年，熊式一從香港到澳門去祝賀鄭卓生生日，不但穿白色長衫，手裏還拿一把摺扇。

一九八五年，我邀熊老為《香港文學》寫稿，他曾多次到雜誌社與我閒聊。就我記憶所及，熊老每一次來的時候都穿長袍。不過，在他送給我的照片中，他與梅蘭芳在倫敦的合照（攝於一九三五年），穿的卻是西裝。此外，徐悲鴻畫的「熊式一像」也穿西裝。

16

熊式一的信箋上，印有兩行英文地址，上行是香港的地址，下行是美國的地址。

從這一點來看，八十年代後期的熊式一不但在香港有家，在美國也有一個家。有人告訴我，熊老的女兒住在美國。

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初，熊式一常常到台灣去。

一九九一年，熊式一在北京病逝。

啟